

好鳥枝頭亦朋友



落花水面皆文章

劉河北

弟弟三歲時，第一次經驗耳鳴。充滿驚喜與好奇，他要求僕人把耳朵貼在他的耳朵上，好能聽見他所聽見的。前幾年去南部參加 ART FAIR，正值聖誕夜。我們幾個藝人，被慷慨好客的女主人拖去聽聖誕歌。回來後，女主人一直反覆地唱：「你們看見我看見的嗎？你們聽見我聽見的嗎？」她的歌聲也充滿驚喜與好奇。那時我真地問自己：她聽見，看見了什麼美好的事，而我沒有聽見，沒有看見？在這五色繽紛、五音喧噪的世界上，是誰在一朵花中看見天堂？是誰聽見「潺潺始流」的清泉？是誰嗅到空谷幽蘭的芬芳？而又急切地、熱烈地要把他所見、所聞的，說給全世界知道？是詩人，是畫工，是生命的藝術家。

在台灣曾有一位畫家，擅於畫牡丹。每一株都是紅黃紫三色的花，深綠淺綠的茂葉。據說凡商店飯館都買他的牡丹，因為一掛上他的牡丹，這一家商號一定大發利市。他畫牡丹時，心中並沒有這花的形象——到了

美國，參觀牡丹芍藥花園，我才發現那些在和風中微微搖動的透明花瓣的美麗，和那似有似無的幽香；從未看見紅、黃、紫開在一起的——只算計着今天接受多少訂件，能有多少收入；商號掛畫時，也不為美化環境——實際上真是刺眼，難看——而為了取個吉利。這不是藝術。藝術是最沒有「用場」的東西。它發現美，述說美，描繪美。它使接觸到它的人心，變得更美一點。這是它的用場，但在這處處計算經濟利益的世界上，它沒有直接的作用。

詩人和畫工，在今日的世界上，所扮演的角色，也不是台詞最長，場面最多的。他最成功的時刻，可能在舞台的角落，也可能在幕後，更可能根本就是坐在台下靜靜地看着，聽着的一刻。

「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。一千兩百年以來，這兩句詩使多少顆心憂傷、欣喜、了悟、迷惑……它也曾給我靈感，畫了好多海天遼闊，一葉扁舟，遙對松林

古刹的山水畫。及至到了蘇州，看見那狹隘的運河，破舊的楓橋，擁擠的小船，和近在咫尺的姑蘇城與寒山寺，我明白了，張繼的詩境，實際上在他心裏，而不在於周遭的世物。由於客途中一夜無眠，午夜的鐘聲，忽地爲他啓示了「萬古長空，一朝風月」，剎那間的永恒，永恒中的一剎那；於是他寫出了動人心弦的句子。若不是在客途，若不是午夜，他既便在楓橋下，可能沉溺於南國金粉之中；他的心中，未必有如許空間，讓寒山寺的鐘聲所挑動。

王維也是在失去皇帝的寵信，又失去慈母愛妻之後，退隱網川，才寫出「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無中」的名句。即淡漠模糊，半爲雲霧遮掩的一截江水，數點峰頭，好似一條橋樑，將他，和千百年來讀他詩句的人從可見的物質世界，引入不可見而確然存在的精神領域……若王維的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，豈不因爲他的視、聽已經過一番篩濾，能靜下來，在這個世界中看到另一個世界；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。在今日熙攘忙亂的生活中，有幾個人知道一旦走到山窮水盡的當兒，不要跳樓，也不要割腕，却應坐下來，觀看新的生命，新的希望，如何和白雲一同浮升起來……王維是詩人、是畫工，因爲他已掌握了生命中真的、善的、美的。他知道水的盡頭，雲的後面，隱藏着的永恒。這種「知」，是真正的智慧。使人生活得充實，愉快的能源。

二十世紀的詩人和畫工，沒有那麼多的雲和水供他徜徉，他的眼睛和耳朵仍然在找尋着隱藏於鋼筋建築、公路、機器後面的生命，而且不住地找到它。因爲生命不屬於世界，而世界却屬於生命！「放心吧，我已征服了世界」（若十六：三十三）。沒有任何人爲的醜惡，市井的喧囂，能阻止生命嶄露

頭角，向世界宣佈其存在。請看，請聽，一位日裔女詩人的「真知」：

「盈盈花蕾，
不能從外層開展」。

她住在芝加哥的鬧市，過着一般美國人忙碌的生活。但誰能說她沒有「看見」，「聽見」永恒的容貌聲音？而永恒就在那一朵小花蕾的中心……詩人畫工，和一般人不同處就在這裏。爲別人，銀瓶中一朵花蕾正好增加燭光晚餐的浪漫氣氛，爲詩人和畫工，它却爲世人啓示永恒，講述生命。而人越是會看，會聽，這容貌和聲音也越發清晰，响亮。

「空山松子落」。松子落地的聲音可能像春雷一樣的振耳，假若你心中有一座空山……

這就使我想起 KARL RAHNER 所寫的：天主從無始之始到現在，只說着一句話。他把這句話叫做 URWORT。這句話是三個字：「這是我」。

主拿起麵餅，說：「這是我」；拿起葡萄酒，說：「這是我」。

當門徒們在風浪中掙扎時，四周一片鬼影幢幢，連主的身形也像似鬼怪，令人毛骨聳然！這時，主的聲音傳來：「不要怕，這是我」！

恩師已去，敵對的勢力包圍了小小的一群。勞頓終夜，一無所獲。東方已經發白，有人從岸上呼喚、指點、安慰門徒們。敏感的若望，立即說道：「這是主」！而衝動的伯多祿，當即跳下水去。

這是我。你的鄰人，是我；你的師傅和主子！是我；你的僕人，是我。夕陽的餘暉中，是我；雀鳥的啾嚶中，是我。戰火的慘烈中，呻吟的是我；家人的團聚中，降福的是我。「這是我」的呼喊，永遠壓倒一切股

券市場中的嘶叫，超音速飛機的轟隆，而一直穿入人的心靈。誰能捕捉這個信息，而驚喜無比地把它傳述給世人，這人便是一位詩人。

這聲音也屬於一張腔，一個容貌。它「如嬰之未孩」（道德經），又已有「皓白的頭髮」（默一：十四）。它的真、純、莊肅，使人不得不稱之為永恒，為「道」，雖然它淡得像梅花，壯得像黃山，隱約得像春月……它使人着迷，使人痛快，也使人想跪下來朝拜……想徐志摩怎樣跪倒在夕陽下的紅罌粟花田前面……而為這容貌所振驚，非把它描繪下來，給世人看不可的，是畫工。

中國的第一幅寫實派肖像，是六世紀的顧愷之因追求鄰女不遂，晝夜思念之下，把她的眉目畫了下來。畫工之所以為畫工，而非畫匠或商人，就是他那一顆被「美」所傷透了的心。脫衣舞的觀眾看得亂叫，看得眼珠突出來；畫工在美的前面，却看得說不出一句話，看得越發寧靜、安和。最近去世的美國女畫家喬治亞·歐·基芙喜歡把沙漠中的獸骨，或室內的蘭花畫得像一面牆那樣大，就是因為在她眼中，沒有一件東西是微末不足為道的。凡出現在她眼前的，都偉大得可以使你投身入內。

畫工之貪於看到這世界中所隱藏的永恒的面目，真像福音中匝凱之慨嘆自己身材矮小，而處處尋找一棵大樹，好能爬上去，一面為看見他所心許的美，一方面也為被美所看見（路十六：二十五），而且把自己的全部人生都許給他所看見的……會聽，會看的人，是最不自私的人。因為他已經把全部注意力集中於「另一位」身上了。

這是我心目中的真正信徒。若他有一支生花妙筆，便成為詩人或畫工。若他只有耳朵和眼睛，至少他也是一位人生的藝術家。



誰會在近人眼中看見他的造物者，却看不見木刺或大樑？他怎能不把美帶入周遭的世界？

「我告訴你們：曾經有許多先知及君王希望看你們所見的，而沒有看見；聽你們所聽的，而沒有聽到」（路十：廿三）。古代的詩人和畫工，已經看到了，聽到了剎那間的永恒。基督的門徒，比他們更幸運，因為他知道這永恒是一個位格，一句聖言（U - R W O R T ），且有一個名字。他怎能不像那位南方小城的女主人，再三地唱：「DO YOU HEAR WHAT I HEAR, DO YOU SEE WHAT I SEE？」

好鳥枝頭也是我的朋友，落花水面全是我的文章。因為天地之間，沒有一事一物，不是「祂」的鏡子和發言人……。

脫稿於一九八六年
十一月廿二日